

與死蔭幽谷共舞(上)

蘇愛平牧師

2021年6月10日及6月18日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兩天，上帝真的為我寫下了嶄新的一頁。

自從2018年4月知道自己患上心房顫動後，我就開始被病魔所纏累，這纏累不單止是身體上，更是心靈上。若從身體上說起，這病使我常心悸、心驚、氣促、血壓七上八落、心律不正、體能下降及常進出醫院。這心房顫動也很容易引發中風，故醫生要求我長期服食薄血藥（華法林）來預防，而這種藥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我的身體會無緣無故地出現瘀傷及容易出血，真使人困擾的！還有心靈上的纏累，我常陷在焦慮、擔心、沮喪及心慌。最大的損害，它竟奪走了我的喜樂。我曾認定它為一根刺，這根刺已烙印在我的生命中無法拔掉的。

我曾從多方資訊、文章、網絡及專業醫生與護士的意見去理解心房顫動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病，但結果我都無法掌握。醫生們的建議就是先以藥物控制，再嘗試以「消融」手術及裝置「起搏器」。就是這樣，我在醫生的安排下於2020年11月5日接受消融射頻手術來減輕、緩和與改善心房顫動。但晴天霹靂，在2020年5月底我因全身無力又走進QE急症室，診症後，我患上甲亢，這甲亢更使我心力交瘁，因甲亢引發我的心跳得更快更頻密。故此，醫生馬上煞停手術，他們就先治療甲亢，而我服食了最大的劑量藥物（8粒）仍未達到合理的水平，只見指數不斷上升，他們也只安排我見內分泌科

的醫生。當時，我的心情也十分低落及無奈；我只好禱告交託，學習接受順服和學習放手讓上帝作工。

經過三至四個月的努力，我的甲亢慢慢地回落，但仍未達標。約在 2021 年 1 月左右，醫生願意為我安排消融手術（6 月 10 日），我也喜出望外的，因我極想藉手術來減輕身體的痛楚。我曾對自己說，我要以最佳的狀態迎接手術。但事與願違，5 月 9 日我發現身體上出了紅疹及水泡。我馬上求診並證實生蛇。感謝神，這「蛇」都不算惡，只是疼痛，這疼痛也算捱得過。真心，我也怕這「蛇」令手術拖延甚至擱置，這樣，我就前功盡廢了。

在 5 月 31 日我被安排入院聽做手術的講座，醫生很詳細地講解，因我是二尖瓣狹窄的問題，他更有提及我的心發大，而房顫的源頭很廣很多，手術不一定成功和徹底根治心房顫動。的確，心臟手術何其複雜也是難明與難測的。但我已決心要接受手術，我將生命交託給上帝，所以，我簽名確認了。

到了 6 月 4 日，我的痔瘡又出血，這使我很心煩又擔心手術仍可進行嗎？坦白說，從我得悉能接受手術，我就一直等待，預備及調整身心。但一浪又一浪，一波又一波的打擊都是衝著我而來的，我曾跌倒，也曾屢次信心失落。感謝神！祂讓我知道醫治神蹟並非漫無目的，而是要實踐一個極為清楚的目標——顯出神的榮耀。

6月8日我因痔瘡出血又走進急症室，醫生就安排我留醫。到了6月9日早上，我要進行食道超聲波，這是一個不一樣的超聲波，也使我疼痛，因我要將一粗的喉管由食道吞下去，醫生只幫我噴了少許麻醉藥。感謝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完成的。

6月10日是我人生最精神的一天，我以靈修、祈禱及靜觀開始我的旅程。當天早上的靈修「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羅8:28)，我知道全城的人(我的教會、信義會在職及退休同工都以禱告來守護和支持我。上帝告訴我，在祂一切所行的，無不公義，在祂一切所作的都有慈愛。現在祂所作的，我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詩145:17)

這時，護士將我推入手術室，我就以信心禱告交託及仰望上主來開始這驚險的旅程。接著，醫生幫我打針後便將導管放進我的身體，我閉上眼睛，深呼吸及靜心禱告。我都全知曉整個手術的程序，細節和位置。我感受到這導管上下移動，探測定位。它穿越在我的體內，又攀山越嶺地尋找房顫的地方。

就在這時候，醫生突然告訴我，因我的心發大，範圍的確很廣而且極有難度，另房顫真的來自四方八面，手術後復發的機會都高。他就再問我：「你要繼續做手術嗎？」，我就二話不說地「繼續做」。(待續)

作者為本堂堂主任